

文，玩，进行时

谷泉

内容摘要：从往昔士绅阶层的案头文具，到将来芸芸众生的掌中桃园，饱含中国文化韵味的赏玩器用，从来都不应该停止创造的脚步。

关键词：文玩 审美 现代化

文玩，乃文房雅玩的简写；原本书画用具，笔、墨、纸、砚、水注、笔筒、墨床、臂搁、砚屏、镇纸、贴架、印章之类；逐步拓展、衍化到茶器、香器、花器、乐器、家具、赏石、盆景、饰品等等，与文人生活休戚相关的实用器与陈设器，都归于文玩；使用材料极其广泛，竹、木、牙、角、玉石、陶瓷、大漆、金属，不一而足；是目的较为纯粹的一种审美活动，是中国文人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物质体现，在特定时间、特定人群中广为流传。

中国文人，都渴望五步之内即是山水，却很少负担得起造园费用，更多依赖游山玩水、绘画、文学来实现梦想。它

们至少还能够继续缩小，到笔山、池海等案头赏玩。这些小东西，虽是掌中之物，取得一样是小的大的、近的远的、有限的无限、现实的理想，代表山水情怀进入日常生活。况且小件成本有限、花费未多，既不似大件威风凛凛、气势撼人，也并非身家性命、位高权重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可以做很多尝试，拓展范围较大。再者小件适合盘玩，包浆既厚，温润如玉，近人、可人。出于对手感的考虑，加上诸多实用功能，文玩注定长于其他器物。一方面，文玩少多余装饰，忌奇技淫巧，造型简洁、明了，重工重艺，清新、隽永；另一方面，区别于多数视觉艺术，文玩把美感带到触觉领域，倾向器物的内在品质，因此更加细腻、感性、私密、隐蔽，容易引起共鸣，视同好为知音。他们对待它们，往往不是冰冷的器物用具，而是身体延长的部分，陪伴时间久了，积淀深厚情感，再多镌刻文字，诗书传家，是有温度的。

毋须否认，审美一事与政治体制、经济水平、社会结构、



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作为中国工艺的一个重要缩影，它的起伏、混沌、迷乱、转折，有太多问题值得探讨。



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从黄龙玉、菩提籽到蜜蜡、南红，都是最近几年文玩的主力 and 普罗大众的心头所好。

时代特征，有着断难割舍的紧密联系。工艺之道就是政权之道——皇权来自上天的授予，工艺要反映这个权力的正统性；而且利用工艺的不断创造与发展，反复强调其政权强大力量与亘古不变的稳定性。那些看似只是为了玩赏、实用和传承的大小器物，无不有着强大的环境作为支撑——其创作的动机，是在法律之外建立另一个日常生活的秩序。工艺即政治，作为社会准则和审美道德的总设计师，最高权力必须把握工艺的发展与尺度。这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在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。

文玩自不例外，是极其正统的儒家器物。但它们还是与其他工艺迥异——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趣，浸染到这些物质之中，在某一时刻挣脱权力束缚，表现个人自由，有出尘和归隐的意味——文玩，无妨看做是工艺载体的文人绘画。社会稳定、文化繁荣、士绅阶层壮大的时代，容易迎来文玩创作、命名、品评、推广、著录和使用的高峰。两宋、明清即是。展柜里那些精美的文房雅玩，仍然记录着当时文人生活之丰富，想象力之勃发，非其他能够比拟。它们聚集在封建时代的中晚期，背景是礼治控制愈发僵化，愈有清晰的个体意识在器物中展露，虽不至于迎来动荡，却在小范围、边缘化地推进，触碰变革的先声。它们被“玩”所遮蔽，也因为“玩”而有所突破，自当在中国工艺史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
伴随封建王朝结束，传统文玩大约要退出历史舞台了。不料2000年以后，市场突然火爆起来，大家蜂拥而至，全民

文玩，一时热火朝天，如火如荼。这难免让人困惑，没有理由啊？即使延续了传统文玩的果，因又在何处？

文玩乃典型的文人艺术，是由中国文人主导的艺术类型。21世纪早没了文人，为什么还会有服务于他们的文人艺术？有人说，当代知识分子等同于文人。不！按照教科书解释，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如果认为文人艺术是过去精英男性的审美创造，那么今天的精英男性，政治家、CEO、明星、艺术家……他们的审美倾向是什么？恐怕除了以豪车、名表、西装革履等等代表西方文明的物品武装，很难再有其他可能。当下文玩的主体，已经从过去的少数男性，转变为多数人可以购买、获得、娱乐和享受的。全民文玩，归属的是普罗大众。他们青睐于手串、核桃、葫芦、把件、茶器、香器、家具、饰品等等，仅仅是传统文玩的很小一部分，普遍是过去样式的沾染、粘贴和拼凑，同时制作成本大幅度下降。作为行为主体，他们只是消费，不赋予它们文化内涵，并且在生产关系完全改变的此时此刻，拿着华而不实的名义，让它们坚守过度技艺，也就是技艺与材料成本、设计、制作、流通、买卖、使用、损坏等达成一种超比例关系，呈现前现代文明的工艺气质。

可这种以为复制挪用，就得到文化精髓的想法，实在是打了“下三路”。漠视工艺背后的逻辑，不探讨如何以现代材质和现代工艺，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以及对于高品质

文心玩趣话“文玩”

杨明刚

内容摘要：“文玩”源自“文房器具”，当代衍出广、狭二义。今之“文玩”已成为“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”。质言之，所谓“文玩”，其“文”在心，其“玩”在趣。一言以蔽之，“文玩”即“文”心“玩”趣，其美在传统、在创新、在认同、在自觉。

关键词：文玩 文心 玩趣 美

一、释名：何谓“文玩”

“文玩”的起源可追溯为早期的“文房器具”和“文房清玩”，故古时“文玩”多指与文人生活方式相关的文房用品以及文房清供器物，俗称“文房清玩”“文房器具”或“文房具”。这一释义涵括对把玩主体的界定和对把玩对象的界定两

个层面；前者多指向文人，后者多指向器物。当代学者黄叶将“文玩”衍为广、狭二义。^{〔1〕}这一区分基本符合当下语境中“文玩”的实况。

狭义范畴的“文玩”明确指向“文人”和“文房杂器”。张荣在《故宫经典：文房清供》的序言《文房清供之沿革》中认为：“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，也称文房杂器，又因多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而被称为文玩。”^{〔2〕}他直接将“文玩”界定为“美”的“文房”“器物”，并列出了四类二十二种器玩。《中国画论大辞典》亦从此说，将“文玩”释为“古代文人书房案头的各类文具，融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于一体。除笔、墨、纸、砚‘文

文化产品的需求，只是希望靠东风、挣快钱，提供的必然是缺乏营养的速食面。某种程度上，如今种种，皆在弱化、俗化传统，远远不如“想当年”了。眼前这些后生晚辈，文化含量常常不高，不能接续过往脉络，哪怕铺天盖地，却依靠大众的兴趣支撑，一时兴，一时落，起伏不定。抚慰心灵干涸、焦灼的温柔之乡，居然也是皮厚里薄、色黯神伤。

谁也不会怀疑，在物流发达的今天，中国人依然有触碰饱含中国文化韵味的、赏玩器用的需求。但是，正如上文所述，“审美一事与政治体制、经济水平、社会结构、时代特征，有着断难割舍的紧密联系”，从此这些物件中，暴露出我们的审美，并未与其他建立合理的联系。当然，这个问题并非新鲜出炉。细细算来，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之后，造物的价值取舍，就呈现一片混乱、模糊的态势。虽然有过几次或大或小的努力，可作为结果，大家普遍性地在低层面耗损传统，不再以创造的方式尽心呵护。

简单地复制传统、山寨西方，不把他美进行现代化转换，以匹配于社会进程的整体结构，成为自美，结果就会空留躯壳，精神逐渐消亡殆尽。中国人太久没有考虑过美的重要性，待物欲破灭之后，恍然发现潜藏其中的力量，既跟不上过去，也无法建设未来。归根结底，没有美的现代化，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。而审美的现代化，又是人的现代化，依赖每一个人的觉知觉悟和辛勤耕耘。中国审美的缔造者们，虽身处荒败，却不能失去信心，要从小处着手，从品质

着手，舍形取神，锐意进取。但又切忌过度夸大个人效力。因为美在人群中蔓延，更仰仗社会的全面进步。只有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，中国人现代审美的建立，才有生发的可能。它们互为因果。

中国是一个大国，辽阔的土地与悠久的历史，累积了无可比拟的别样之美。唐之华丽璀璨、宋之温文尔雅、明之敦厚简朴、清之精美秀丽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工艺特点，皆不可相互替代。传统之高妙、之夺目、之顺理成章，皆源自先人一刻未停的悉心创造。如此才是承继的本来面目。所以，那文玩理当有的样子，似乎也不难想象。它们不再是原来的重复——事实是也无法重复，而应当重新定义。它们是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一种物质体现，是我们的心跳、节奏、灵魂，还有生命力。特别是，过去从少数集团的利益，终于惠及稠人广众，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，岂有不大力发扬的道理。

是的，你我可以觉得它们无非“玩意儿”，哪里需要那么多道理；也可以笑谈盘珠子、玩核桃事小，毕竟窥一斑而知全豹。青花瓷建筑、大王八展馆、福寿禄饭店……各行各业交织穿插的“中国风”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全球化，统统如出一辙。甚至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这样的问题，绝非普通人霸占——仅仅普通人暴露得更充分罢了，并且不分性别——只是男性比女性再贫乏而已。□

谷泉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